

富锦湿地
公园小记

□文/摄 安石榴

去富锦湿地公园之前根本不知道它有宝藏植物——貉藻,一种中国原生且黑龙江独有的植物。之前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,即便是到了公园在漫长的栈道上漫步,感受一步一景的时候,还是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发现。过后想想,单从我们对旅行的希冀这个视角考量,见识了之前闻所未闻的植物,就已经算得上是我的一次惊喜之旅了。

但老实说,漫步在栈道上的我,还懵懂无知,完全沉浸在湿地公园辽阔的秋色里。

那醉人的芦苇荡啊!我这辈子就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芦苇。它们齐整、成片、连绵且无边无际。这让我猛然领悟到,黑龙江秋季的美,首当美在辽阔。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辽阔到底是什么?一个人站在黑龙江三江平原任何一个地方,会发现任何语言都无法描绘的东西就那么直白、坦率地横陈在你的眼前。广袤无垠?浩然气象?四海八荒?是又似乎不是。在这个情境下,人会承认,语言确实有力量的时候,或者换一句话说,地球绝对有不可描述的部分。这就是地球的真相,大自然的真相,也是它最真实的样子——至少在北半球这个特定的地点是这样。此刻,眼睛和心灵先行,并极度敏感,明白当下获得的真实或真相是无价之宝。缓一缓之后,另几个问题从心底油然而生:我们为什么会被真实感动和感化?这是人类新问题吗?或者是人类不断刷新、永远追问的问题吗?

好像有什么从头上飞过,仙鹤吧?一只,慢慢地飞过。因为慢,它飘逸舒展的姿态清晰可辨。水面上有无数生命,野鸭、骨顶鸡、白翅浮鸥、灰雁……它们漂在水面上,专注自己的事情,互不干扰。一只骨顶鸡在教它的小宝宝“吃饭”的本领,我稍微想了一下这么小的一只,南飞时候怎么办,但马上就放弃了这个思路。在这里,不懂飞翔的人,还是不要乱想一气吧,不如学一学那只大白鹭,它远远地离开了水面和谐的族群,像一幅小画儿一般立定在一片芦苇前,一动不动地旁观。

也就在这里,我看到了关于貉藻的标牌和实物。它长得一点儿也不出挑,但它是黑龙江独有的植物。就像你认识的某个人或者某些事物一样,外表并不出众,内里却是这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。



富锦湿地公园局部。

渔歌唱响的地方

□文/摄影 钱建明



云纹、花草、蝴蝶以及一些几何图案,是中华民族图案艺术宝库的瑰宝。今天,我们站在这里欣赏着这些精美的图案,似乎在和古老的赫哲族人进行着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。

在这里,赫哲人世代相传口耳相授的伊玛堪,让我仿佛在阅读赫哲族渔猎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。莫日根的英雄故事就更为伊玛堪的说唱中代代相传,让我相信一个民族的信仰一定会以一些特定的形式存续、繁衍。我突然感悟到,这不正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以它独特的方式,向世人展示着他们民族的生命密码吗?

在非遗文化馆西侧,是一艘巨大的渔船形状建筑,这就是乌苏里船歌文化记忆馆。

走进大厅,首先看见一个船头迎面而立,上面赫然几个大字:“乌苏里船歌1962”。馆内循环播放的乌苏里船歌,仿佛有种穿透力,将人们带入那摇荡在江面的渔船中。江水浩荡,鱼鹰翱翔,赫哲族渔民在江中撒网捕鱼,耳畔抒情而悠长的“嫁令阔”随着江水袅袅萦绕。乌苏里船歌的诞生离不开赫哲人的民歌小调“嫁令阔”,胡小石、郭颂、汪云才被这些从江水中孕育出的音乐深深感染着,“嫁令阔”中划船及波涛行进的生活韵味,和着赫哲族民歌独有的“赫尼那”衬词催发了他们的灵感,“嫁令阔”《想情郎》《狩猎的哥哥回来了》更点燃了他们的激情,一曲极具赫哲曲风的民歌——《乌苏里船歌》就此诞生!它带着我进入一个充满温情与感动的世界,让我感受到了文化和精神传承的力量。

这个记忆馆就像是一座随歌轻轻徜徉的渔船,载着我们在记忆的河流中缓缓前行。

哼着船歌,我先后徜徉于赫哲文化传习所、鱼标本馆、猎标本馆、赫哲风情园、赫哲民俗馆流连忘返。一阵神秘优美的歌声随风传来,引得我四处寻觅,在一片由马鞭草细碎的紫色花形成的一望无际的花海中,一队身穿赫哲民族服饰的男女青年正在放声高歌,悠扬而神秘的“嫁令阔”曲调在风中穿行,在乌苏里江面上穿行,在时空中穿行,在记忆中穿行……

饶河四排,

渔歌唱响的地方

四排赫哲族乡位于三江平原东缘,乌苏里江中游西岸,与俄罗斯隔江相望,素有“赫哲之乡”“东方渔猎文明摇篮”的美誉。赫哲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,世代聚居在黑龙江、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,而饶河四排正是其重要聚居地。他们的历史可追溯至古老的肃慎族系,被誉为“守望太阳的民族”。赫哲人以渔猎为生,孕育出独具魅力的渔猎文化,其鱼皮画和民族音乐“嫁令阔”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,说唱艺术“伊玛堪”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。一个人口不多的民族,竟拥有如此璀璨的文化遗产,实在令人惊叹。

车辆在广袤盎然的原野间奔驰,公路两侧丛林蓊郁。透过枝叶间隙,可见乌苏里江水在阳光下泛起鱼鳞般细碎的波纹,对岸俄罗斯山脉苍翠葱茏,与我们隔江相望。那里居住着与赫哲同源、被俄罗斯称为“那乃人”的民族后裔。

经过近三小时车程,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——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饶河四排赫哲风情旅游园。

在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前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赫哲族英雄希达尔鲁莫日根的巨型雕塑,他手持九尺鱼叉,驾怒熊取凶禽奔驰而来的英姿,将赫哲族人骁勇无畏的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走进以传统“地窖子”为原型打造的服务中心,我的眼神立即被一幅巨大的鱼皮画——《赫哲百态图》吸引了。

画面中,那些狗儿拉着的爬犁,就那样在漫天的风雪中飞驰着;勇士的船桨在波浪里稳稳划动,锋利的鱼叉有力地刺出;一条巨大的鲟鲤鱼正跃出水面,溅出的浪花,让我不禁后退几步;撮罗子里伊玛堪传承人,正讲述着莫日根的故事……一双巧手把一个民族的记忆串联起来,一张张鱼皮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场景,把人带进一个古老的部族。

我在鱼皮画前久久流连,细细观赏着鱼皮细致的纹理,感受赫哲人不一样的风情。那幅长44米、宽4.4米的巨型鱼皮画,采用21852块大马哈鱼

皮,以细腻的传统技法,展示了赫哲人一年四季中27个生产生活场景和78位各色人物。这是由40余位技艺精湛的鱼皮制作传人,经过长达200多天的精心创作才完成的旷世之作,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皮画,被称作赫哲人的《清明上河图》!赫哲族没有自己的文字,但一代代相传的鱼皮画却如实地反映了赫哲人的生产与生活,是生动的历史见证。

巨幅鱼皮画讲述的故事,把我们引入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馆。

走进这座以赫哲人居住的“撮罗子”为外形设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里,服饰、头饰,神奇的舞蹈以及那些神圣的法器,让我沉浸在无比神秘的氛围之中。那些粗糙而简陋的鱼叉、鱼钩、渔网以及弓箭、捕兽夹等工具,仿佛裹挟着远古的风尘扑面而来。

在这里,我欣赏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桦树皮制作技艺。桦树皮盒子,桦树皮桶,桦树皮画,桦树皮的渔船……赫哲人生活的地区,长满了挺拔的桦树,这些桦树陪伴着赫哲人在时光的河流中打捞远古的回响,把一个民族的记忆刻画在泛着木香的纹理中。

在这里,有对鱼皮制作技艺的详细介绍。一件件鱼皮衣服,鱼皮面具,以及一些鱼皮制品,上面绣制着各种



一首由胡小石、郭颂作词,郭颂、汪云才作曲,融汇赫哲族民歌旋律精髓的经典民歌——《乌苏里船歌》,在1962年的“中国·哈尔滨之夏音乐会”唱响。从此历经数十年传唱不衰,更于198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亚太地区音乐教材,成为举世公认的音乐瑰宝。怀着对这首歌的深切喜爱,我决定踏上探源之旅,前往它的诞生地——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。

「撮罗子」外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。



《乌苏里船歌》诞生地饶河。



邂逅鹿鼎山

□文/摄影 钱建明



鹿鼎山景观。

金风送爽秋日,我到呼玛县探亲,便想借机看看这边境小城的风景。网查发现景点不少,终因时间关系而选择了距县城12公里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鹿鼎山。初见“鹿鼎山”三字,顿时想起金庸的《鹿鼎记》,此山原名“呼玛尔窝集山”,地理位置、山形地貌竟与书中大清龙脉宝藏地高度契合。金庸先生还亲题了山名,更使我顿感神秘又惊奇。

于是,选了一个晴好的上午出发。车子在深绿的森林与金黄的麦海交织成的图画中穿行,满眼都是初秋大兴安岭的林间特色。惊叹着沿途风景,不到半小时就到达景区门口。大门上那“鹿鼎山”三个红色苍劲大字正是金庸墨宝。它就像个诱人的引子,使我们果断买了门票。

匆匆浏览了鹿鼎记文化园与金侠纪念馆:前者以景致浓缩《鹿鼎记》故事,让人忆起的是韦小宝的机灵与江湖快意;后者简洁陈列金庸作品印记,“侠之大者,

为国为民”这句话勾起的是我对武侠世界的无限遐想。之所以不做细品便急往山林深处,是因大自然的壮美更吸引人。

向东穿过一片山林下山,深黄的栈道随山势时而陡峭时而舒缓,像一条绿海中的长龙,踩上去潮乎乎,而发出的“咯吱咯吱”轻响似在表达着亲昵。栈道两侧,樟子松和落叶松高耸入云,空气里混合着松脂的清香和腐叶的微腥,深吸一口顿感神清气爽;偶有仙子般的白桦亭亭玉立;山杨则用笔直高大的身姿宣告C位出道。林下残叶间的大小山石都爬着苔藓,爽风里轻颤的小野花,比园里花更多了几分恣意,追着花影的黑蝴蝶飞来飞去,不见鸟影但闻鸟语,小松鼠甩着蓬松大尾巴在枝上顽皮地跳来跳去,在一棵树下发现的蘑菇,让我不禁向往起成群成片的蘑菇圈。

下行至中途已达山根,沿平坦栈道继续前行,右侧是被林带缝合的大片农田,绿色层次分明,站在一处望

去仿佛打开的巨大蒲扇,正扇出淡淡秋凉。近处能看清挂着一串串黄灿灿的大豆,和挂着一串串绿莹莹的玉米,连顶上的红缨儿都清晰可见,像在比赛预报丰收的消息。栈道左侧,水草丰茂的湿地在眼前铺展,走不多远,树丛间便露出一汪玉色水潭。我问伴游的亲属水从何处来,说是鹿鼎山半山腰多处神奇泉眼常年水流蓄积而成。亲属还指着水畔南侧灰褐两色交融的山体说:“那就是烟筒砬子,旁有大泉眼。不过最出名的是鹿角石,又叫祖根石、望乡石,传说七彩梅花鹿化身屹立望乡洒泪成潭,这里因传说埋有宝藏而吸引了无数的寻梦人。”

聆听着凝望着,我忽然想起《鹿鼎记》里韦小宝带双儿按图寻大清龙脉,终至呼玛尔窝集山附近鹿鼎山的情节,山名、地貌、传说一一对应,竟令人一时分不清现实与虚幻。

从不同角度欣赏完奇石,沿栈道西侧返程上山,不料规格与先前相同的栈道,体感却大相径庭,每攀登一个台阶都越发吃力,汗水如鹿鼎山神泉般汹涌,不一会儿头发衣服全湿透了。双腿先疲软继而抬不起来,只因沿途美景吸引,我才顽强坚持着。目力所及,同一座山,类似的草木,却因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角度不同而新意不减。凭栏歇息时回望来路,满眼都是田园、河流与山峦交织成的唯美山水画卷。银色绸带般的呼玛河如点睛之笔,在蓝天白云下用波光粼粼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。

快到山顶时栈道却戛然而止,与之衔接的则是钢筋与木板架构的险峻螺旋式登山梯。我想这登山高潮的设计,一来因山势陡峭,二来是给环抱鹿鼎山的“黄龙”安个生动别致的龙首!拼尽全力走过整条“神路”,从“龙头”下到山顶的刹那,恰逢三位选择从此处下山的游客问:“风景怎么样?”气喘吁吁的我,立刻由衷鼓劲说:“快去看吧,很值得!”

是啊,虽未看到书中所说的宝藏,而这程下来,我却在武侠世界与真实山河间,被每一处景致、每一段故事深深触动。秋日与鹿鼎山的这场遇见,早已成了刻在我心间的宝藏。



鹿鼎山一角。